

第四十三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

卻說王公星夜趕赴省城，其時即墨縣通詳已到，各憲皆知。督憲晉公大怒，飛檄該府縣勒限嚴拿，務獲解報，一月不獲，即行題參。這日王公先去稟見督憲，隨即傳進後堂，王公參見畢，未及開口，晉公便道：“你必為被盜之事而來，我已飛檄飭拿，但拿獲與否尚在未定。這倉谷懸欠，卻如何辦理？”王公稟道：“卑職正為此事特來懇求。這三千兩銀子總然不獲，卑職也情願賠補。若這番再回籍取銀，路上也不放心，因求大老爺鴻恩，將解浙軍餉扣留三千兩發與卑職買補，即懇恩移知浙省，卑職就在本省藩庫如數繳補，省得途路耽心。若蒙府允，卑職隨著人回籍取銀，在本省等候補繳，必不有誤。”晉公沉思了一回道：“此舉甚好，但這餉銀我開正就要起解，你須即速著人回去取銀，我另與你一封解銀文書，在本省等候繳補。倘有遲誤，取咎不小。這三千銀子，本院即行文藩司，你可具領狀在藩庫請領，及早買補完項。本院念你是個好官，與你擔著這個干係，切不可貽誤。”王公即叩謝道：“蒙大老爺格外垂慈，豈敢貽誤，有負大德？”當即稟辭出來，隨往見藩台葉公，將稟懇督憲截餉緣由稟知。葉公道：“兩番賠補，實是難為了你。我已飛飭該縣勒限嚴拿，若拿獲得著，便好了。如今既是督憲允准截留餉銀先行買補，祇候憲牌下來，你便具狀來請領。”王公隨叩謝稟辭出來，又去稟見臬司各憲，俱蒙獎慰，心中甚喜。

到次日，布政司庫吏來寓通知：“督院牌文已到，大老爺說年節已屆，請老爺即速領銀回縣辦理。”王公謝了庫吏，隨具印領到藩庫領了這三千兩官銀，用車裝載，即稟辭各憲，領了督院解銀補餉的咨文，歡喜回縣，已是封印之時。隨差役喚了王誠回來，祇留楊昇、李旺在彼守催。修了一封備細家書，並督院咨文，吩咐王誠同一個老誠書吏、一個妥役定於新正月初六日起身回家取銀，在本省呈繳。至開印日，即派幹練書役領了文書牌票，分給銀兩，往鄰府州縣豐熟之區，照時價采買谷石。這些書役所到之處，先投了文書。各州縣都知道王公賠補之事，無不關切，隨傳經紀集市，吩咐准斗平糶不准昂價，買足之日拿官車護送交界。因此，采買這五六千谷石全不費力，約在一月之間便可完足。

卻說王公到上元佳節，在後堂與夫人小姐家宴，因說：“我做了這一年多官，也不曾屈打了一個平民。雖然賠了數千金，卻也承各上司十分優待，祇等這倉谷補完，就當告休回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是我攛掇你做官，以致賠累了這許多銀子。”王公道：“事有前定，豈關人事？”這夕開杯暢飲了幾杯，歸房安寢。當夜王夫人夢見一位白衣老母抱著一個眉目如畫的耍孩兒，祇穿著一個紅綾兜肚，渾身如粉妝玉琢一般，遞與王夫人道：“把與你做了兒子罷！”王夫人大喜，雙手接過來抱在懷中，正要問這老母來歷，忽然被這孩兒一個翻身驀然驚醒，卻是一夢，聽更漏時正交五鼓。原來王夫人平日持誦白衣大士神咒，頂禮甚虔，得了這夢自覺有異，因與王公說知，王公道：“或是菩薩慈悲也未可知。”次日，在白衣大士前齋供頂禮。從此王夫人覺得喜酸愛睡，已是有了身孕。王公心上也十分歡喜。

到了二月上旬，各處采買書役陸續俱回，計算一應盤費車腳之外，還餘剩二百餘金。王公甚喜，慰勞各書役的，俱有獎賞，隨即通報了完足的文書。

原來人間善惡，天鑒匪遙。凡人有犯孤窮夭折、困苦流離，但得念念嚮善、隨分濟人，便可挽回天意，反禍為福。這王公本來命犯孤煞，宦境坎坷。自做官以來祇喫了寧海一口清水，所捐己俸施粥救飢並被盜捐資，共費了六七千金，卻全活了饑民數萬。因此，相逐心移，命隨心變。若論陰功，正當福祿未艾，殊不知人間之富貴有限，天曹之祿位無疆。這日是二月十五日，紅日正中，王公獨坐衙齋，正在起告休文稿，忽見一青袍角帶的吏員率領一二十個職事人役上前參叩。這吏員雙手齎著一封極大的文書呈上。王公接來看時，正面寫著“特授天曹都察院封”，這面是年、月、日、時發，側邊是：仰寧海縣王某開拆。王公心疑，拆出文書觀看，祇見四邊雲章圍繞，上面寫著：“特授天曹都察院盛為陞補城隍事，奉東岳天齊大帝金旨：查東省濟南首郡城隍汲斯忠，已奉玉旨陞任東岳都巡使。所遺員缺，查有寧海縣知縣王翼聰明正直，力善愛民，堪以陞補，奏蒙玉帝天旨准行，即著赴任毋違等因。蒙此轉飭到院，合即轉行。為此仰該縣即速遵照限日赴任毋違。”王公纔看畢，那吏員又呈上一道上任告示請標。傍邊一吏捧過硃硯，一吏送過筆來，王公不覺就判了個二十二日辰時。正欲問話，祇見那吏員等磕了頭率眾而去，一時不見。

傍邊門子正送茶到面前，王公打了一個呵欠，道：“奇哉！奇哉！”因問門子：“你幾時進來？可曾見甚麼？”門子道：“小的纔送茶進來，見老爺在這裏打盹，不曾見甚麼。”王公喫了茶就進內堂來，與夫人說知此事，道：“青天白日，豈是夢寐？”因將牌文念出，一字無遺。“這是天數已定，不須疑慮。幸喜官事已完，後嗣有望。生為縣令，死作城隍，亦有何憾！日後夫人生子當取名夢麟。月兒終身亦不必更為擇婿，他與梅女姊妹情深，竟共事岑郎必無差錯。家園事業，夫人自能主張，不須更囑矣！”王夫人見說，不覺垂淚道：“這是一時夢幻，如何認起真來？”王公笑道：“必非夢幻。我奉天旨陞授城隍，你母女當作喜事相看，切勿啼哭。”當下就著王謹端正後事，將一切公事日夜辦理清楚，一面通詳告病文書，乞即委員署事。這信息已是傳揚出去，四境皆知。那些士民也有哭泣的，是捨不得這樣仁慈父母；也有歡喜的，是喜得就作了本省城隍；也有半信不信的道：“正在壯年，還要加官進爵，未必就有此事。”紛紛傳說不已。這王夫人母女見王公如此行為，日夕憂懼。王公再三安慰，談笑自若。

到了二十一日半夜裏，王公即起來沐浴，梳洗畢，冠帶整齊，望北謝了恩，將印信交與夫人：“明早叫王謹交與典史齎繳。”料理畢，即明燭在二堂危坐。夫人、小姐俱已起來，十分驚恐。祇覺署中香氣氤氳，樂聲隱隱。王公早見前日那個吏員進來參叩，隨後便是許多書吏人役，逐班叩頭畢，便請起馬。隱隱聽得炮聲響亮，呵道鳴鈺，鼓樂交作，漸遠而寂。此時正交丑刻，城鄉無不聽聞。及夫人、小姐看王公時，已笑容可掬端坐而逝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其時合衙書役因知此事，這夜齊在衙門上宿，其時都聽得鼓樂之聲由近而遠，及到宅門探問，已知王公坐逝。大家不待通稟，都擁進二堂來觀看，卻見王公面色如生，冠帶整齊，端坐椅上，署中香氣不斷。眾書役垂淚磕頭。卻喜棺槨衾褥俱已齊備，王夫人就命將棺木安放正中襯墊端正，即著攙扶老爺入棺。幾個老吏過來同家人王謹攙扶，祇道身屍僵冷，誰知肌肉馨香、身體溫軟，遂輕輕抬起坐入棺中，然後整理冠帶緩緩睡下，蓋好錦衾。夫人、小姐，並家人、僕婦、丫頭都撫棺慟哭了一場，纔蓋好棺蓋四圍釘好，裝掛孝堂，安設靈案，點燭焚香。又請畫工將平日所傳行樂仿出一幅大像，將來張掛十分形肖。

卻說這日，同城文武官員，以及城鄉士民男女來上香禮拜者，自早至晚紛紛嚷嚷不斷。夫人小姐俱對重孝在孝堂內俯伏回禮，著家人謝勞。一連三日，夫人祇得閉靈止弔。

原來這事已傳揚到省會。先是省城隍廟道紀司於數日前，夢見本廟人役紛紛嚷嚷，灑掃殿庭，整肅職事，竊問廊下一吏，說是寧海縣王爺新陞了這裏省城隍二十二日辰時到任。醒來甚是驚異。及到二十二日五鼓時分，聽得遠遠響炮鳴金，鼓樂之聲自遠而至，俄聞呵殿傳呼，至平明方寂。到二十四日申刻，已見寧海縣典史代行通報文書，並通稟事實到省，因此傳揚得無一處不知。督院晉公又密訪的實，定期率同城僚屬到城隍廟行香致祭，並勸僚屬各捐俸金重修廟貌、另塑金身；又諭登郡各屬隨分助賻，送其靈柩、家眷回籍；一面委員署印，一面將王公德政始末具疏奏聞。後來奉旨敕封為忠佑伯，春秋動帑致祭，屢著靈顯。這是後話不提。

卻說那侯公子自從賈、孫二人在青山劫得手後，神鬼不知，大為得計。後來聞官司捕盜了數月，沒有影響，也就漸漸的解去。及聞王公作古，沒了對頭，事主把案越放慢了。現今打聽王公家眷就要回籍，因想：王知縣已死，祇有他母女兩個，若再去說親，肯了便罷，若說不肯，就強媒硬娶了他，也不怕他怎的。因與賈、孫二人商量，他兩個尋思了一回：道：“這事不妥，若再不成，倒有了形跡。況老爺現在這裏做官，強媒硬娶如何使得？”侯公子道：“依你們這般說，難道竟罷了不成？”孫業道：“我倒有一條妙計，祇是少爺卻在這裏住不得，須及早在老爺面前託個事故回家，在路上祇推有病，慢慢破站前去，在那幾個荒僻處左近等候。小的們再糾合了那幾個夥計埋伏前途，關會停妥，就那裏劫奪了他女兒上了車。軟騙不從，便用威力恐嚇，量一個嬌嫩女子，不怕他不從。祇是得他在五更起身纔好行事，若是他在白日裏走路，這事就不妥了。倘得天從人願，得了手，小的們便先去僱下船隻，待車子一到就上了船，那時甜言密語把他哄上了道兒，回到府中豈不是一生受用？日後就是老爺知道，也祇索罷了。”侯公子笑道：“這條計真是妙計，祇是須結果了他的娘纔好，省得他告官告府惹出事來。這件事須要十分機密，若事成就，你們夥計每人賞一百兩銀子。”賈、孫二人道：“都在小的們身上，少爺祇顧放心，包管稱心滿意。明日祇要少爺賞我們每人一個老婆就是了。”侯公子道：“府中有的的是丫頭，隨你們每人挑娶一個便了。”當下商量停妥，專打聽王夫人起身日期，賈、孫二人悄悄行事。這侯公子就在父母面前祇說要回家盤查當舖，就坐了自己的車輛，心腹家人肥騾大馬，計日回家，這話暫且不提。

卻說這時倭酋趙天王夫婦結連海賊汪直、徐海，分兵數十道，大舉入寇。江、浙、閩、粵同時告警，官軍征剿，互有殺傷。無如這些倭寇連年騷擾，路境熟悉，東進西退，出沒無常，沿海地方大遭荼毒。就中單說這赤鳳兒與就地滾、郎賽花夫婦與海寇汪直的頭目黎格、盧龍率領海賊奴數千之眾，直犯松郡之華亭、金山、上海、南匯等縣，在圖山、沙川等處分立十餘屯，左出右入，夜劫宵攻，十分猖獗。楊舍參將耿自新、都使同知汪龍，嘉鎮中軍游擊吳端等屢戰不克，反被他暗通內線裏應外合攻破了金山，大肆殺掠。江蘇總制黃公飛檄吳淞、總鎮王嘉楨、游擊殷勇發兵救應，調回耿自新在太倉防守。其時華氏夫人同在軍營戎裝督戰，自領一隊繡旗軍，都是強干勇猛之士，連勝了倭奴數陣。自此，那倭寇凡遇繡旗軍不敢輕敵。且說就地滾江五夫妻二個佐赤鳳兒在金山之鐵砂峽、青泥塢等處分為數屯。赤鳳兒居中，就地滾在左，郎賽花居右，與汪直等諸屯遙為犄角，欲犯松郡。王總兵駐兵花山，擋住汪直等東南一路，正欲與殷游擊合謀分兵進剿，忽因抱病而止。

卻說華夫人在軍中與殷將軍議道：“此間數屯惟倭婆赤鳳兒為其，其後甚銳。但倭奴輕身嗜利，恃眾少謀，須設計誘敵，破其首領一屯，則諸屯自然瓦解。然後，與王、褚二總兵合力剿殺，可獲全勝。”殷將軍道：“計將安出？”華夫人道：“可命軍士將膠泥做成元寶，外粘錫箔用荊篲裝好，就叫顯露。上面插著軍餉紅旗，分做數十扛，挑勇壯軍士扛抬，故繞賊屯經過，引誘倭奴前來劫奪。我軍在白沙河四下蘆葦深處，用戰船三十號，藏精兵一千五百名在內。祇聽號炮一響，齊出截殺，出其不意，可獲大勝。”殷勇大喜，隨暗傳號令依計而行。果然那鐵砂峽左屯就地滾所領倭奴千餘，探見了這雪亮的响銀，如何不搶？呼哨一聲，蜂擁而至。眾軍士一見，吶聲喊撤下“銀扛”，四散逃奔。這些倭奴一齊上前，競相搶奪，正吵嚷間，忽聽一個號炮從半空中飛起，四下鼓聲如雷。殷勇與夫人指揮這一千五百精兵四下合圍攏來，大刀闊斧盡力砍來。這倭奴出其不意，驚惶亂竄，被官軍三停殺卻兩停，真是屍橫綠野，血染黃沙。殷勇與夫人正乘勝回頭追殺，忽聽四下螺聲驟起，卻是赤鳳兒與郎賽花率中、左兩屯倭兵前來救應。華夫人正遇赤鳳兒舞雙刀殺至。夫人心中暗想：屢聽說這倭婆利害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若兇得此婦，去其元兇，倭奴自然喪氣，遂拈手中鐵心攢竹點鋼槍當心就刺，赤鳳兒使雙刀架住，好一場廝殺：一個是倭傳刀法，光閃處不離肩頸頭顱；一個是仙授神槍，鋒到處祇在咽喉心坎。戰到三十合上，華氏夫人見赤鳳兒本事高強，心中定計，虛晃一槍，兜回馬就走。赤鳳兒不捨，拍馬趕來。華夫人聽得馬蹄將近，猛翻身回馬一槍，劈心窩刺來。赤鳳兒急躲閃時，已將披肩金甲挑去一片，嚇得落荒而走。華夫人大喝：“賊婆娘在那裏走！”飛馬趕來。不防郎賽花領一支倭兵從斜刺裏殺來救應，見華夫人追趕赤鳳兒甚緊，便取一鐵彈扳弓打來，正中華夫人肩甲龍吞口鏡上，“噹”的一聲，打得粉碎。華夫人喫了一驚，兜住馬不趕。這郎賽花也知道華夫人利害，不敢抵敵，保著赤鳳兒飛馬逃去。就地滾亦被殷勇殺敗，招呼敗殘倭寇一齊奔走。

殷勇與夫人率兵正追殺間，忽聽前面螺聲大起，卻是黎格、盧龍領數屯賊兵前來救應。華氏夫人見眾寡不敵，且天色已晚，遂令鳴金收軍。那邊望見彩繡旌旗，也不敢前來迎戰。殷勇傳令後隊作前隊，緩緩退回大寨。這一場大戰計斬倭寇一千三百餘級，一面關會王總兵、汪指揮合兵會剿，一面捷報總制。黃公聞報大喜，即檄殷勇署理參將，與各路官軍會議進剿。其時浙、閩等省都有飛章奏聞各處勝敗情形、將弁功罪，聽候旨意發落，這話表過不提。且說文進自從在臺莊與劉雲弟兄別後回家，卻值老母有病，朝夕侍奉不敢出門。待得病體少好，已是冬月將盡，纔與老母說知：“前日劉相公託我寄書，又與了我盤費，必得往太倉去走一遭。一者全了信義，二者去見殷將軍，看看那邊光景如何？”老母道：“既如此，且待交春了去，這寒天冷水，如何出門？況且我病纔好，萬一你到那裏有些耽擱，大年節下教我冷清清如何過得？聽得說如今倭寇正亂，叫我如何放心？”文進是個孝子，見母親說了，便不敢再言。直到挨過了新正人日，纔與老母說知，要往太倉一走。老母再三叮囑：“速去速回，我是風中之燭，朝不保暮的人，你切莫擔擱。”文進應諾。家中託哥子文連照管，自己拴束包裹，藏好了劉雲的兩封書札，帶了一個防身的銅錘，星夜徑奔太倉。

這時正是官兵與倭寇廝殺之時，道路十分防范。及到太倉，方知殷將軍與夫人一同出兵去了，署內無人。心中納悶，祇得來見知州成公，一直走進大堂，便有值堂人役過來喝問，文進道：“我是與原任山西曲沃縣劉老爺寄信來的，煩你通報一聲，你老爺就知道了。”那衙役見有來歷，就說與宅門往裏通報。成公聞是劉雲寄書，便問：“是何等樣人？”家人說：“是個青衣小帽的人。”成公就叫引他進來。

文進走到二堂，見成公便服站在檐前，欲待上前叩見，成公止住問道：“這書劉老爺在那裏託你寄來的？”文進道：“老爺祇看了書便知。”因嚮包裹內取出書來遞與成公，折開觀看。未及看完連聲道：“有罪得緊，不知就是足下，前者賤眷極承保全，心感不盡，幾次著人相訪竟無下落。今得足下到來，實慰渴念。”因拉文進到東書房內，先要拜謝，文進攙住，連道：“不敢”，因各長揖坐下。成公將書看畢，便問：“足下想是不曾相會殷將軍？”文進道：“殷將軍原是同裏相熟，今番與夫人都出兵去了，因此不得相會。”

說話之間，成公子出來拜謝道：“老母都叫拜謝，前日尊駕匆匆別去，心上十分抱愧，後來又無處尋訪，至今耿耿在心。”文進道：“一時憤激，莫怪鹵莽。”成公就叫備飯，因說：“足下有如此本領，目今用人之際，正好建功立業，豈可埋沒英雄？”文進道：“一嚮要投股將軍圖個事業，祇為老母在堂，不敢遠出。此來又不得相逢，這封書祇好存在老爺這裏，得便寄去也罷。”成公道：“足下何不竟往軍營去相會？我再修書一封，去時必有濟遇。”文進道：“去秋為老母衰病這封書直遲到如今送來，老母如今病體纔好，再三囑咐，不敢在外久羈。今日見過，就要告辭。”成公聽說，知文進是個孝子，更加敬重，道：“雖然如此，也須款留數日再作道理。”

自此，成公父子殷勤相待，一住五天。文進苦辭起身，成公見款留不住，因問明住址，倘有機會即當相聞，當送了白金百兩道：“聊為令尊堂甘旨之供。”文進推辭不脫，祇得謝領。隨拴束包裹起身，成公著役護送，成公子親送下船，格外又送了十兩盤費，鄭重而別。原來天數已定，人不能知。文進此番回去，頓教風木生悲，卻使奸徒喪膽。正是：

為尋知己圖謀去，做出驚人事業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天曹都察院一角文書，是千古奇文。但王公清廉正直，使天假以年，自當為封疆大臣，秉忠君愛民之心，做動地驚天之事受享皇家福祿，誰曰不宜，不意以上天列宿。儘為陰府城隍。我思鏡湖當日搦管時，將王公如此結局，豈不暇細寫，故隨便收拾耶！我又思之，王公當日不死，久必受候氏之禍，故天之所以賜其後嗣福祿綿遠，正所以報施善人也，讀者不可不知。至斬倭一段，全從洗夫人娘子軍兩事脫胎。人祇羨夫人設計之妙，而不知用事精，可謂食古而化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